

校補廿四史約編

楊永年  
題簽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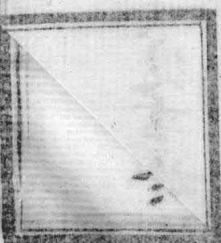
論作史於今日難矣。歷朝之史具在也。歷朝史氏之學之識之才具在也。我無前史之學之識之才不可以作。即有前史之學之識之才可以作。抑亦可以無作。讀焉而已。讀而間有獨得。以我之學之識之才。曠然相遇於作者之學之識之才。因合羣作者之學之識之才。為我一人之學之識之才。覺數千百年來。正統閏統。不一其系。君臣上下。不一其分。賢姦忠佞。不一其人。九州異域。不一其地。靡不了然心目。夫乃抒其胸臆。總其綱領。刪其繁蕪。一筆一削。嚴而勿濫。簡而不漏。以成一家言。則雖可以無作。而善讀者何必不善述。善述者奚啻其善作。鄭子芷畦。吳興名士也。予曩視學兩浙。芷畦適在長安。其學其識其才。恨不早見之。今予假歸。問渡苕溪。酣息郡治之六客堂。芷畦袖一編

來謁乃其讀史所得自成一家言者也。顧合廿四史之累千百卷約為數卷。帝王本紀各如千首。每首限於尺幅。括以數十言。旁及書志世家列傳亦各撮其大凡存其一二。其於正統閏統君臣上下賢姦忠佞九州異域昭昭若掌上紋述也乎哉。不啻作也。夫前乎芷畦亦有約者矣。正史之約於鳳洲也。集要之約於理齋也。捷錄之約於迴瀾也。未有約若茲編且合龍門之疎扶風之密兼而有之。是又作者之苦心而為後來讀者之樂其簡便也。芷畦顧退然遜謝曰。吾奚作。吾讀而述焉已。噫。如芷畦洵可登作者之堂。吾又何嫌於其作。八閩鄭開極序。

# 序

廿四史載籍極博學者每多望洋之歎勢不得不從事於約然無提綱挈領之方必至繁簡失當而各代之治亂廢興是非得失卒歸疎漏雖矻矻窮年終無裨於史學也余少受書即嗜沉覽致力於史者有年緣質乏明敏往往覩縷翻閱旋得旋棄及筮仕後簿書稠疊而前此研覈之力益不能專以是知昔人博聞彊記蓋有天授未易幾矣門下鄭子芷畦好學深思之士一日持所輯廿四史約編質余見其自皇古以迄勝朝凡治亂廢興是非得失之故犁

然備舉或略具於全目之首或散著於紀傳之中較之全史雖百不存一然提綱挈領已得大概可以一覽而無遺誠史學之鼓吹稽古之梯航也學者苟能先觀全本考其源尾然後由博返約熟讀斯編則旋得旋棄之患亦既可免而世之博聞彊記者將必接踵而起是余所厚望也夫晉安友人陳一夔瞿石甫序



自序

天地間絕大著作曰經曰史。今之儒甲經乙史而學史者鮮。學益鮮而史益不易學。予生也魯。不能殫記洽聞。方出就外傳時。先君子年已杖國。屬望甚殷。故一經卒業。遽攻帖括。未幾抱恨終天。蹉跎歲月。竟不知史學為何事。間與博古者流。下上今曩。張皇失得。予獨茫如煙霧。捧腹枵然。時多羞澀。庚午撤闈後。忽有志四方。途經萬里。已而念母心勞。歸自黃金臺左。扁門封履。閱兩寒暑。盡獵經籍。而手訂之為課子計。歲甲戌。館穀湖濱。受業徐子秋夢。與吾子年俱童丱。隨時課肄十三經。且次第讀。既因思繼往開來。明體

達用莫善於史遂借觀全史於琴言樓琴言樓主人瞿然曰子欲學史史豈易學哉史自龍門扶風麟麟炳炳降而陳范諸人各祖述其意以表志記傳為例凡二十有四明史不與焉而漢書繁於史記唐書倍於漢宋史又倍於唐其餘卷帙未易更僕數昔涑水著資治通鑑簡而易閱然謂惟王益柔能讀一過他人覽未竟業已欠伸思睡況全史乎予聞之不寒而慄載書歸來一再閱之或五十萬言或八十萬言或百千萬言讀而記記而輒忘洵乎史不易學也雖然史亦安可不學緬維中天甲辰至明季甲申四千一

年國祚脩短人才盛衰民生休戚疆圉廣狹諸大經  
濟載在蠹冊苟未能稽疑徵信則脩齊治平之道終  
屬扞格而欲酌古斟今以資經學奚可哉用是薈萃  
全史鉤深提要裁以己意櫟括成章上溯太古下迄  
勝朝計一百三十有九篇約而不遺馴而可誦而書  
表志傳諸可激人觀聽者又為采拾菁華整齊前後  
存什一於千百滙衆體為一家庶令學者以經貫史  
即以史翼經所謂繼往開來明體達用之學或不越  
此題曰廿四史約編以授二子作讀史之津筏非敢  
問世而琴言樓主人忻然以為史固不易學得此編

而不易學者其易學也已於是強付之梨同學諸公  
爭醵金邪許不數月而殺青已畢適逢老母八旬初  
度稱觴之後爰珥筆而樂為之序時康熙丙子小春  
二十有五日鄭元慶

諸史汗漫有志者力不能盡致茲編既取其約何敢復求其詳但篇章雖夥目次可尋故將各史全目具列簡端庶令人物昭然一覽而盡

凡帝王本紀取其最要者刪蕪擷秀臆為斷論限以尺幅多不過一百五十字原為子弟燈下之課每夜讀一紀則半年可竟亦讀史之捷徑也其後幅所載即錄前幅故實以申明之而上所注乃其顯而易見之事至於世家志傳當不勝書茲則每史止及數十人每人僅存一二事以為學人懲勸之資無暇誇多而鬬靡也司馬氏作史記闕三皇而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小司馬補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未知何據蘇子仍古史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蓋本孔安國序書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書曰五典故云今依五峰之說從孔子易傳以尊聖經非敢與太史公涇渭也諸史作自龍門故是編亦始於漢其由太公以及呂秦則特著前編以冠於首俱

各存其大略難辭挂漏之譏

明史尚未頒行何敢亂為徵信茲從吾學編紀事本末等書補輯後編一切稗官野乘概不攙雜

凡正統大書繼世雖土宇分裂猶大書之如東周君晉惠懷之類其非正統則分注之如三國魏吳之類雖正統而君非正系或女主或被廢亦分注之如漢少帝呂后之類悉遵紫陽義例

正統書在位若干年號某某僭國止稱名標注僭位若干年僭號某某天子升遐書崩書殂書死變例也僭國曰沒曰死凡弑書弑書殺變例也

兩晉之十七國五季之十二國宋之西夏既各摘其事蹟另附編中即歷朝竊據諸人如陳涉赤眉之類亦皆載其顛末以便彙觀

史書之作固云監夏喻秦亦以輔談式藝故是編雖止列家國興亡大故而於象緯輿圖蠻貊夷落無不粗存崖略覽者試刺取焉或亦淹通之一助云

因果報應。雖屬釋家影響之談。然天道好還。福善禍淫。銖黍不爽。是編所載十居二三。亦凜承先君子積善之訓。置之几案間。藉以時時覺省。庶不致負慚衿影。後之覽者。諒有同心。

予廿年輒軻。半世倥傯。既無積糞之長。徒有揮金之癖。茲役開雕。未就心力已疲。仰荷同學親朋解囊援手。告厥成功。周急之誼。何敢一日忘諸。敬泐姓名。以光卷首。苟非知我。不及濫登。

鄭芷畦謹識

後記

方今

聖天子右文盛治加以寬仁大度凡天下秘藏異書購求殆盡作之述之諒亦無所禁忌若概以為紀錄者有刑禍如韓退之所云未免太惑而況余所掇拾者皆累朝之故實耶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於明朝實錄披覽數過見其開國之初規制盡善大綱小紀無不備舉累葉遵行莫敢變更又十六朝中從無君主預聞國政之事家法嚴肅尤為可法雖間有奸惡之臣而威權逼主者絕未之有惟經末季任用宦寺流毒生民是為敝政統論有明一代規模氣象漢唐宋皆不及也本朝一切行事俱倣明初制今編纂史書不可不持公平之論應將此一段增入纂修明史冊之內煌煌天語凜若日星則草莽臣之妄有補輯固亦可藉手以告無罪云  
拓地之廣闊設官之美善自古及今未有如我

本朝者然與勝國制度大同小異監夏監殷于今為烈故將吾學編所載開列簡端甯取其詳毋從其略

明崇禎帝纘二祖列宗之統緒殫一十七年之宵旰蒿目焦心身殉社稷亘古以來罕有其匹迄今讀衣前遺詔猶令人流涕不能已已也有致治之君無輔治之臣致流氛日熾國祚頓亡吁惜哉緬維

大清開天撫運肇造東方迨我

世祖章皇帝整旅入關不血刃而得天下其得之也非得之於明也明之亡亡於闖耳猶之漢之得天下非得之於秦也崇禎帝非亡國之君也而闖亡之猶之周世宗勤勤圖治卒不免於屋社非周當亡宋當興也然則亡明者闖也繼明而有天下者

本朝大一統也其鼎革之際夫亦何嫌何疑而不大書特書其君臣殉難之梗概也乎若夫東周一綫延有七年帝昺迫遷岢山一載後之君子未嘗不紀其年

并存其號以故明亡諸王若南郡若閩若浙若粵稱尊監國者雖不得與於甲申正統之後而其起滅原由不可以不叙至於殉難諸臣雖曰癡忠亦未始非臣節所當為故並載編末以俟後人考鏡焉

後編刻竣客有持錢牧齋致身錄考詰予謂壬午遜國建皇不出亡西內老佛之說國史明著其偽史彬程濟從亡斷其必無此事且謂鄭曉好引稗史致明史荒唐全然子虛編年通紀等書都不可信嗚呼文獻不足徵夫何至於此極也予生而微賤不獲窺金匱石室之藏而又以明史未成無從考證焉敢辯為真贋但讀史概遜國臣傳引有云百年事往豈盡草野之傳聞片字所留亦是鬼神之呵護諸書具在錯綜互見不必不信亦不必過信倘謂鄭朱巨作盡屬傳訛程史從亡一概抹煞毋論天下憐忠之士必然痛哭而唾罵之而身後茫茫亦何以見端簡文肅諸公於地下也公麼小子罔識忌諱敢為狂瞽之言以質諸海內高明之有志於史學者

伏讀

上諭云黜異端以崇正學正學者何即孔孟之心傳也異端者何即古之楊墨而今之二氏也崇之黜之皆

本朝之功令也余附釋老於卷首覽者幸勿以為怪  
康熙歲次丁丑立夏吳興布衣鄭元慶載記

廿四史約編

閩中陳瞿石先生鑒定

吳興鄭元慶芷畦述

滌子旋

侯官金潮海門

較閱

兄耿光思晰參訂

慈谿林曠二峰

開烈無功

卷首

上古考略

歷代歌圖

陶唐以來歷數

道統系

象緯圖

輿地圖

歷朝方域

禮樂

律呂

經籍

食貨

官制

兵刑

釋老

金部